

<div>母亲的手机</div> <div>我为母亲买了一部手机 一部新款带彩屏的手机 我的满头白发的母亲 至今 只会接听还不会拨打手机的 母亲 你守着手机像老树守着鸟窝 而儿女们已经长大 鸟一样飞走</div> <div>我把女儿喊奶奶的声音设成铃声 把我童年淘气的相片输进彩屏 把信号调到最大 把噪音减到最小 母亲不识字也不会读什么短信 我只想一秒钟回家 两秒钟敲门 三秒钟就看见母亲慈爱的眼睛</div> <div>哦 刮风的树叶下雨的雷声 乡下的雪拍打着千里之外的窗棂 我的晒玉米扬谷子养猪种菜的母亲 隔着萝卜白菜的距离 我常常 陷在高科技安慰的隐痛里 一边听见你的咳嗽 一边记住你再三的叮咛</div> <div>就像一条大路送走一条小路 母亲 我是你的儿子是你惦念的亲人 今夜我在路上赶路 在梦中做梦 像一只羊羔咩咩地叫着回家 其实我只是拨动那熟悉的号码 用女儿青草草的声音喊了一声 母亲</div> <div>母亲的上午</div> <div>上午十点 大地一片安静 阳光把露珠提升到天空</div> <div>母亲走出老屋 看看远方 远方山脉起伏 她 不推也不敲 而是慢慢地拿开柴门 左手拎着荆条篮 右手一根一根地摘着 篱笆上的豆角 一条青虫爬在豆角的尖上 她小心地捏起来 弯着老腰把它轻轻放在地上 看它 欢快地爬向大地的深处</div> <div>知了在树上歌唱 阳光在母亲身边一根根生长 天地间生命拥挤 可在母亲眼里 没有什么不是生命 看风中弯折的草 母亲说 那是给大地磕头呢</div> <div>打倒刘德</div> <div>一九七〇年,我六岁 一层层雪花镀亮夜晚 借着夜色我溜出家门 跑到学校操场去看热闹</div> <div>父亲已被“无产阶级专政” 和黑帮们站成一排 弯着腰,低着头 接受革命群众的批判</div> <div>家族里一位叫刘银的叔叔 突然带头高喊:“打倒刘德!” 我觉得挺好玩,也跟着高喊</div>		<div>刘福君亲情、乡情、爱情诗歌赏析</div> <div>“像生活一样写诗,像写诗一样生活”,是评论家对诗人刘福君创作的一个基本概括。把这样的概括和我们一贯倡导的“扎实生活,诚实写作”联系起来,无论是对诗人自身,还是对我们的时代,都显得弥足珍贵。刘福君通过多年的扎实创作,先后出版了诗集三部曲:亲情诗《母亲》《父亲》,乡情诗《上庄人物》,爱情诗《我的大红》。本报选发刘福君的部分诗作和批评家的简评,以飨读者。</div> <div></div> <div>梦里梦外的空叹打扫干净 把肩上太重的担子放下来松一口气</div> <div>汗水是泡不软骨头的 淋了雨的花瓣才格外美丽 我们深深的根,抱紧内心的泥土</div> <div>虽然我们都很微弱和单薄 但草香虫鸣果花飘香的家乡 养育了我们,最后也会收留我们</div> <div>按住快门,我们站好 千分之一秒的速度里我们站好 慢慢的好日子就这样不要动了</div> <div>我的大红</div> <div>之一</div> <div>我有一件事 总觉得对不起你 在你一岁的时候 我没能拿上一份礼物 去看你</div> <div>说起来这事 也不能全怪我</div> <div>那时我们加起来才七岁 刚开始用清纯的目光 打量这个复杂的世界</div> <div>我还有一件遗憾的事 在你一百岁的时候 不能给你去祝福 不管那天的场面多么的热闹 我只能是你的氧 让你一个人呼吸</div> <div>之三</div> <div>你常拍着我的肩头 对我说:“哥们儿, 少喝点酒吧!” 我也拍一下你的肩头: “姐们儿, 遇到了好哥们儿,</div> <div>千杯少啊!”</div> <div>我一次喝过三斤多白酒 差点永远闭上嘴 和眼睛,如今总算学会耍滑了 可心里老是觉得 欠哥们儿不少</div> <div>我没有听你温柔低声的相劝 渐渐地把什么都喝高了</div> <div>之五</div> <div>把每一封信 读上几十遍 每一个字都读成思念 读着读着 你从信里走出来 梦幻般的感觉 出现在眼前</div> <div>邮路,邮路 望眼欲穿 一个想字 连着白天和夜晚 我是山里的孩子 从小就喜欢绿色 若你不在身边 我常常把风中的树 看作一个绿色的邮递员</div> <div>之十</div> <div>一天看不见你心就慌 打不起精神懒洋洋 山桃花已经悄悄地开 你为什么不到山上来</div> <div>看见你我就把模样装 大大咧咧好像没事儿一样 山桃花已经呼啦啦开 你咋就不到山上来</div> <div>一听见你说话心就痒 心儿跳的鼓一样响 山桃花已经火一样开啦 你能不能快点到山上来</div>	
--	--	--	--

早在100年前,随着美国工业文明的崛起,诗人惠特曼就预感到将有新诗人以新思路和新语境,为新时代歌唱。不久被称之为“芝加哥三人团”的桑德堡、林赛和马斯特,便以崭新的姿态、磅礴的气势讴歌现代工业文明。在他们眼中,一切物质文明的成果都是受动的,惟有人是能动的,人类创造了速度,便凭借着速度飞翔,他们在赞美速度和拓宽三维空间的同时,更加赞美人意志、智慧和力量。这是背离田园牧歌的一次诗歌革命,因此我们便不会苛责他们诗意的简单和表象。100年后的中国出现了一次历史性飞跃,科学发展和工业文明以神话般的奇迹,呈现出云蒸霞蔚的气象。时代呼唤我国诗人们以知性和人性相统一的诗性感觉,去揭示我国工业文明的精髓,从而体现时代精神,表现人性光彩,近读谷地的诗,让我鲜明地感觉到,这种诗性开掘确有广阔疆域。

谷地在华北油田工作和生活了20多年,青春伴随着阳光和月光一起行走,地下的石油和他体内的血液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交融,而且他是以诗人秉赋和诗性感觉投射于生活体验,才能迸发创作灵感,在他所营造的意象之中,蕴涵崭新的审美意识和价值取向。所以在他眼中,石油是“一个黑皮肤的孩子/鼓胀的腓肌里/藏着一千颗/太阳//十指像火炬熊熊燃烧/挥去黑夜与寒冷//双臂如钻塔耸入云端/伸手便能捉住月亮”(《开放的石油》)。这种浪漫情怀,源于他对石油的深层感悟,才能体认到石油独有的价值和魅力:那些流动的黑色,



“打倒刘德!”	我离父亲很近 他瞥见我举着小拳头喊叫 扑哧一下笑了
“刘德不老实,态度不好!” 一个戴着红袖标叫付庆的民兵 突然飞起一脚 重重地踹在父亲身上	父亲一个趔趄差点被踹倒 “无产阶级专政”的大鞋印 悬在父亲补丁连着补丁的褂子上
多少年了,这个大脚印 一直悬在我的心上 幸亏是悬着没有落地 刚强的父亲至今不倒	坐在田埂上的父亲,坐在 随便一块石头或杂草的上边 抽烟、擦汗、歇一歇 干活的人想法十分简单,像草 绿的简单,像云,白的简单
风吹过来,抽穗扬花的气息 在绿汪汪的田野上随便弥漫 下一场透雨是比天还大的事情 父亲的天就是庄稼就是庄稼的想法 雷一样焦灼,雨一样渴求	坐在田埂上随便歇一歇的父亲 挽一把青草仔仔细地擦拭锄板 天黑之前,他想要锄完这片玉米 农谚里说:“锄头下有雨” 雨啊,你的想法离父亲还有多远
我是在远处看见父亲的 傍晚的风随便掀动哗哗的玉米叶子 像大海高低起伏的波澜 父亲又开始锄地,躬着腰 我是谁,我离父亲又有多远	
青草的衣裳	太阳安静下来 你也安静下来 和你一起安静了 一碗月光
那些山 那些水 远在路上 那些风 那些雨 近在身旁	
你的一天一天 和一年一年 有什么两样	
梦见白云	

## 工业文明的诗性观照

### ——简评谷地的诗

能幻化出琼楼玉宇、鲜花、白鸽和太阳,“我们站在黑色的源头/看高楼如积木一样/拆卸堆垒/看 鲜花如火焰一样/升升熄熄/看 鸽群如思恋一样/飞来飞往/看 阳光如海水一样/潮起潮落”(《黑色情结》)。只有石油人对石油的深挚热爱,才会说“那山和我们之间/几千年没有回声/我们交流感情的方式/是血液与血液的/奔涌”(《古潜山》)。于是他便以不可按捺的激情,赞美石油人的胆魄、智慧和力量:“我们是一群火鸟飞越流动的沙丘/鲜红的工装是一颗颗太阳”,“塔里木河流不到的地方/我们却坚信:另一条河在内部涨潮/黑色梦长满有力的翅膀/夜夜飞出千万只凤凰”(《大漠红焰》)。如果说谷地写石油的诗是鲜活灵动的,那么他写石油人的精神器物则是雄浑豪壮的:“也许在生命的内部/早就种下一颗火种/为沉沉的地火/照出一条穿越的道路”(《地火》);于是便有“燃烧的手掌紧握利把/冬季的金属也在发热/情绪传导的频率/正和这一群钢铁合拍”。他们的喜悦来自“渴望比钻进更重要/在千米之下/古潜山钟乳石/会发出只有我们听得懂的回响”(《渴望》)。勘探石油是流动的队伍,像候鸟一样《在季节的边缘》迁徙,“朝前望

去/整个风景就是一条溪谷/我们没有后路/只有壮烈地向前走//越过这个寒冷的季节/便深入到另一个/季节的颜色之中”,“那时站在平台上/敲击钻杆的声音/明亮如春天的阳光/响彻整个平原”。由于对石油热爱至深,使诗的主体与客体融为一体:“它的每一条沟壑/在我们的手掌/都能找到对应的纹理/它的每一座峰峦在我们的躯体/都能找到相应的骨骼”(《山的回响》)。这不是“我看青山多妩媚,料青山见我应如是”般的物我两忘,而是我即石油、石油即我的主客相融。

谷地深深懂得,石油的命运是同祖国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,因此,《我们以石油的名义,为祖国祝福》:“我们深入到更深的深层/去贴近您脚下黑色的河流/我们攀登上更高的高度/去贴近您头顶绚丽的云彩/祖国有高度/我们才能高昂起头/祖国有广度/我们才能视野开阔”。他同样懂得祖国的命运与世纪伟人邓小平的《设计》紧密相连。这首诗没有平板的陈叙,而是紧紧抓住“从法国学艺的锉刀”:“锉刀的一面/是粗犷豪放的线条/是战争的滚滚硝烟//你用锉刀的另一面/用细致复杂的纹理/设计经济和乎与富裕”,

真是绩伟卓然性格昭然。谷地的艺术风格,既有直抒胸臆的激越豪放,又有营造意象的美妙灵动;既有坚硬的骨骼,又有柔软的情肠;既有许多黑色意象闪烁黑色光芒,又有许多白雪覆盖绿波荡漾;既有现实主义的人魂入骨,又有象征意味的余韵深长。

工业文明是一柄双刃剑,它凝聚着人类的智慧,标示着工具理性和物质文明的提升,然而伴随着物化趋势和金钱效应的膨胀,便急剧地生发环境被污染、树木被砍伐,江河已干涸,有良知的诗人之为痛心疾首:“船,死了/安葬在淀底/黑泥堆叠为坟丘/船听鱼于在泥中呻吟/那样微弱但是震耳欲聋//汛期 昨日无雨今日又无雨/村民走到村头/船坟头点燃纸香/青烟叠幻出细雨/醒来都是泪水”(《船坟》)。还有《船歌》《环境》《一些树被砍了头》等篇什,都含悲恻之情悲慨之风。“我们挥动右手/右手如开山的刀斧/创造一切/我们挥动左手/左手如流行的瘟疫/窒息一切/在我们放声大笑时/同样在放声大哭”(《处境》)。诗人既不是巫师又不是天使,他只是用良知启示良知。人类该怎样尊重自我、尊重生灵、尊重自然。

谷地的诗没有类型化的赞美或批判,他努力摆脱了平庸和肤泛,以自己的审美发现撞击人的心灵,所以他能在一本又一本诗集出版之后诗名遐迩。如果他能摆脱书写节日的模式和书写“狂草与湘音”的套式,如果他更讲求语言的简约和熨帖,他的诗就会更有品位。

这些善良的面孔与灵魂背后,我们也读出了刘福君自己,读出了一个写作者人性的素朴和良善。也是因了这种品性,使他的诗歌有了民歌的质地,也使他有了抒情诗人的气质。

——张清华

刘福君的这些诗歌写得庄严而不失自由的率性,真挚而未滑入理性的崇高。诗歌本是情感的王国,在这个王国里,竭力地阐述思想的作品是等而下之的,甚至是非诗的。刘福君的这些诗歌,是在自己的血脉里寻找自己的意义,是用朴素的情感揭开包裹在朴素里的伟大。

亲情是每个人都有的,但不是每个人都能表现得具有沁人肺腑的感染力。刘福君表现亲情的诗歌看上去是平淡无奇的,既没有使用情感降服的诱惑,也不是以一个个顿悟不断的闪光来引起惊叹。但它是耐咀嚼的,它带给读者的愉悦直抵人心底最脆弱的部分,并进而引发对自然人本和社会伦理的思考,也就是说,它的审美目的是通过仔细阅读来实现饱满的,它的审美力量也是由读者心底油然而生的。

刘福君表现亲情的诗歌时刻在提醒我们:在人间有那么一块常绿的地方,有那么一块不需要思想、幻想等艺术手段,却永远充满力量的地方——亲情。

——商 震

刘福君和其他同时代诗人一样,经历了由“乡土中国”向“城市中国”剧烈转换过程中推土机的日夜轰鸣。可贵的是,刘福君在个体经验和时代想象以及现实介入面前,担当了一个冷静的沉思者和审慎的观察者。他在时代巨大而混沌的声响中,心无旁骛地准确测量着这个纷扰的年代,也在时时的眷顾已经远逝去年代的人世沧桑。刘福君由“小地方”和“山民”的视角而生发出具有现实感、寓言性和历史想象力的精神图景。精神性的“地方知识”经由个人化历史想象和命运性的独特体验而再生为诗人的“母体”,这甚至成了刘福君多年来诗歌写作特有的一种呼吸与精神成长方式。在城市化时代的晚风中,我看到一个孤独的孩子在落寞中注视着发生和远去的一切……

——霍俊明

## 书 讯

### 张荣辉诗词集《红土拾韵》出版

广东诗人张荣辉诗词集《红土拾韵》于2012年12月由花城出版社出版。这是继《三倚堂诗话》后诗人的第二本诗词集。《红土拾韵》多角度地呈现了诗人在湛江工作、生活的美好,记录了他在这片红土地上倾听到的诗的美妙旋律和心的奇闻幽思,以精致的笔触、滚烫的诗行实现了个体生命体验的文学表达,彰显出他广阔的胸襟和非凡的视野。张荣辉较好地秉承了古典传统的诗风流韵,从诗歌精神与诗歌的外在形式上忠实地延续了中华诗词的传统规范,但又欠缺现代意识和人文精神。他常常能够将情感、知性、诗境连贯地表达,平仄讲究,对仗工整,意趣端淑,气势不凡。由于他对唐宋诗歌有较深入地研学,以至能取其长,步其韵,会其神,自如地融自己审美经验和生命体验于其中,借古唱今,空灵而透辟。在《红土拾韵》中,有的诗以韵胜,美在情辞;有的诗以意胜,美在气骨。无论是主情还是主意,都是诗人情感的真实流露和哲思的深刻表达。(徐忠志)

### 于国华长诗《微尘》出版

吉林诗人于国华长诗《微尘》近日由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。《微尘》是诗人离开故土、离开部队后的一次精神回归,一次情感呼唤,一次价值搜寻。在这种回归的精神旅途上,集合着诗人的情思、怀想、梦境与现实。无论是眺望家乡、梦回军旅、笔走警营,还是感念亲情、咏叹友情、礼赞爱情,岁月中的每一个细节都与诗人发生着精神性的联系,并在诗句里得到思想和艺术的升华。长诗共五章,分别绘出了故乡的玉米时代、从军路上的草原之情、海岛之恋、森林之歌、消防之险,以及到地方工作后的松辽之缘、从警之乐,呈现了作者记忆中的成长,刻画了历经生活洗礼、时光沧桑后变得自信、坚强、从容的“我”的形象,完成了诗人心灵史的“独白”。这种自画像式的独白能够吸引读者用心来听,不仅因为他用情的真切、运笔的流畅、色彩的缤纷、内涵的深刻,更重要的是他折射出了与诗人同龄的一代人的 人生轨迹,表达了这些新中国建设者的精神气质和价值追求。( 籍 云)